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

高宗文 子承簡 伊慎 朱忠亮

劉昌裔 范希朝 王錡 子稷 閻巨源

孟元陽 趙昌

高宗文其先渤海人崇文生幽州朴厚寡言少從平盧

軍貞元中隨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五年夏吐蕃
三萬寇寧州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戰于佛堂原大破
之死者過半韓全義入覲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遷兼
御史中丞十四年為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振永
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黃裳以為獨任
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游
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

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七著斬之以徇西從閬中入遂却劔門之師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遁歸屯軍梓州因拜崇文為東川節度使先是劉闢攻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已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之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關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

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
又破于萬勝堆堆在鹿頭之東使驍將高霞寓親鼓士
板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
柵中之賊殲焉遂據堆下瞰鹿頭城城中人物可數凡
八大戰皆大捷賊搖心矣八月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
行營愆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故軍於鹿頭西大河
之口以斷賊糧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柵將李文悅以
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闕

之男方叔子壻蘇強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
卒投戈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直指成都德陽等
縣城皆鎮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闕大懼以
親兵及逆黨盧文若齎重寶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
且將啓之宗文遣高霞寓酈定進倍道追之至羊灌田
及焉闕自投岷江擒於湧湍之中西蜀平乃檻闕送京
師伏法文若赴水死王師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達軍令
嚴肅珍寶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先是賊將邢泚

以兵二萬為鹿頭之援既降又貳斬之以徇衣冠陷逆者皆匍匐衙門請命崇文條奏全活之制授崇文檢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劔南西川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改封南平郡王食實封三百戶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諮稟之繁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戍懇疏累上二年冬制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州刺史邠寧慶三州節度觀察等使

仍充京西都統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自隨蜀都一罄以不習朝儀憚於入覲優詔令便道之鎮居三年大修戎備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三日贈司徒謚曰威武配享憲宗廟庭子承簡少為忠武軍部將後入神策軍以父征劉闢拜嘉王傅裴度征淮蔡奏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為澉州治郾城用承簡為刺史尋轉邢州刺史值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

百戶出其祖遷宋州刺史屬汴州逐其帥以部將李齊
行帥事齊遣其將責宋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
汴使來者輒繫之一日并出斬于軍門之外威震郡中
及齊兵大至宋州凡三城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城
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齊為汴將李質執之傳
送京師兵圍宋者即遁去授承簡檢校左散騎常侍充
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俄遷檢校工部尚書
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就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復出為邠
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月犯
西邊承簡請軍寧州以備之因疾上言乞入覲即隨表
詣闕太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壽縣傳舍卒贈司空崇文
孫駢歷位宗顯終淮南節度使自有傳

伊慎兖州人善騎射始為果毅喪母將營合祔不識其
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壠果得
舊記驗大歷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嶺南哥舒晃

之亂以慎為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首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未幾與諸將追斬晃於泔溪函首獻于闕下嗣恭表慎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之歲慎以江西牙將統李希烈摧鋒陷敵功又居多江漢既平希烈愛慎之材數遺善馬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命本道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大集兵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為曹王所任遺慎七屬之甲詐為慎書行

間焉上遣中使即軍以詰之曹王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曹王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貳累破蔡山柵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優詔褒異授試太子詹事封南充郡王又兼御史中丞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色侁以金幣沂江將進獻次于蘄口時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黃梅以絕江道慎兵七千遇

於永安成慎列樹三柵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
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
勝數江路遂通又破苟莽柵進兵圍安州賊阻湏水攻
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騎八千來援慎分兵
迎擊戰于應山擒戒虛縛示城下遂開門請罪以功拜
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戶希烈又遣將
援隋州慎擊之於厲鄉走康叔夜斬首五千級希烈死
李惠登為賊守隋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遂以城降因密

奏惠登可用詔授隋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慎為安黃
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等使十六年吳少誠阻
命詔以本道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三道兵當
其一面於申州城南前後破賊數千以例加檢校刑部
尚書二十一年於安黃置奉義軍額以為奉義軍節度
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入朝拜右僕射元和二年轉
檢校左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以賂第五從直求鎮
河中為從直所奏貶右衛將軍數月復為檢校尚書右

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

朱忠亮本名士明汴州浚儀人初事薛嵩為將大歷中詔鎮普潤縣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奉天德宗嘉之封東陽郡王為奉天定難功臣及大駕南幸為虜騎所獲繫于長安賊平李晟釋之薦於渾瑊署定平鎮都虞候鎮使李朝寀卒遂代之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

度使仍賜名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人元和八年卒贈右僕射

劉昌裔太原陽曲人少遊三蜀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洺州刺史以昌裔為從事琳死乃去曲環將幽隴兵收濮州也辟為判官詔授監察御史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賜紫兼中丞充營田副使貞元十五年環鎮許州卒詔上官浼知節度留後吳少誠攻許州浼領事欲棄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

况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浼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待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城以故不陷兵馬使安國寧與浼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十六年以全陳許功以浼為節度使昌裔為陳州刺史韓全義之敗澱水也

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

討蔡州今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而從千騎入全

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驚喜歎服十八年改充

陳許行軍司馬明年浼卒詔昌裔為許州刺史充陳許

節度使再加檢校右僕射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

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加檢校左僕射兼左龍武

統軍初昌裔以老疾而軍府無政因其水敗軍府上乃

促令韓臯代之昌裔赴召至長樂驛聞有是命乃上言

風眩請歸私第許之其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建中年為邠寧虞候戎政
修舉事節度使韓遊瓌及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
累加兼中丞為寧州刺史遊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
希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已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
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歿
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許之希朝讓於
張獻甫曰臣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覲覲安反

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
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
為盜日入隱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
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
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
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
効竒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
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單于城中舊少樹希

朝於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貞

元末累表請修朝覲時節將不以他故自述職者惟希

朝一人德宗大悅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大將

軍順宗時王叔文黨用事將授韓泰以兵柄利希朝老

疾易制乃命為左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鎮奉

天而以泰為副欲因代之叔文敗而罷憲宗即位復以

檢校僕射為右金吾出拜檢校司空充朔方靈鹽節度

使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

甘州舉族來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遷
河東節度使率師討鎮州無功既耄且疾事不理除左
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元和九年卒贈太子太師
希朝近代號為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及張茂昭擊王
承宗幾覆希朝翫寇不前物議罪之

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本湖南團練營將初楊炎貶
道州司馬鏐候炎於路炎與言異之後嗣曹王臯為團
練使擢任鏐頗便之使招邵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

表為邵州刺史及臯改江西節度使李希烈南侵臯請
鏐以勁兵三千鎮尋陽後臯自以全軍臨九江既襲得
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鏐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
因以鏐從小心習事善探得軍府情狀至於言語動靜
巨細畢以白臯臯亦推心委之雖家醮妻女之會鏐或
在焉鏐感臯之知事無所避後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
圍之賊懼臯使至城中以約降臯使鏐懸而入既成約
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臯以其衆入伊慎以賊恟懼

由其圍也不下鍰鍰稱疾避之及臯為荊南節度使表
鍰為江陵少尹兼中丞欲列於賓倅馬彝裴秦鄙鍰請
去乃復以為都虞候明年從臯至京師臯稱鍰於德宗
曰鍰雖文用小不足他皆可以試驗遂拜鴻臚少卿尋
除容管經畧使凡八年谿洞安之遷廣州刺史御史大
夫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川
市鍰能計居人之業而權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鍰以
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

國舶至則盡沒其利由是鋤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
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
絕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鋤之財拜刑部尚書時淮南
節度使杜佑屢請代乃以鋤檢校兵部尚書充淮南副
節度使鋤始見佑以趨拜悅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詔
杜佑以鋤代之鋤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姦
鋤畢究之嘗聽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鋤
鋤內之鞞中鞞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鋤採取他

書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固窮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錮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爲用掾曹蘆壞吏以新蘆易之錮察知以故者付船坊以替若其他率如此每有饗宴輒錄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錮錢流行天下在鎮四年累至司空元和二年來朝真拜左僕射未幾除檢校司徒河中節度居三年兼太子太傅移鎮太原

時方討鎮州鏐輯綏訓練軍府稱理鏐受符節居方面

凡二十餘年九年加同平章事十年卒年七十六贈太

尉鏐將卒約束後事甚明知知其死日鏐附太原王翊

為從子以婚閥自炫翊子弟多附鏐以致名宦又嘗讀

春秋左氏傳自稱儒者人皆笑之子稷歷官鴻臚少卿

鏐在藩鎮稷嘗留京師以家財奉權要視官高下以進

賂不待白其父而行之廣治第宅嘗奏請藉坊以益之

作複垣洞穴實金錢於其中貴官清品溺其賞宴而遊

不憚清議及父卒為奴所告稷換鍔遺表隱沒所進錢物上令鞠其奴于內仗又發中使就東都驗責其家財宰臣裴度苦諫於是罷其使而殺奴稷長慶二年為德州刺史廣齋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畧利其貨而圖之故致本州軍亂殺稷其室女為全畧所虜以妓媵處之稷子叔泰開成四年滄州節度使劉約上言王稷為李全畧所殺家無遺類稷男叔泰時年五歲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乃收養之今已成長臣獎其義忠獻已

補職叔泰津送以聞文宗詔曰王鏐累朝宣力王稷一
旦捐軀須錄孤遺微申憫念王叔泰委吏部與九品官
令奉祭

閻巨源貞元十九年以勝州刺史攝振武行軍司馬屬
希朝入覲遂代為節度以材力進無他智能初不知書
而好文其言輒乖誤時人多撫其談說以為戲然以寬
厚為將卒所懷後為邠寧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元和九
年卒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事善部署曲環之
為節度元陽已為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
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
中足食環卒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守外無救兵攻圍
甚急而終不能傅其城賊乃罷兵韓全義五樓之敗諸
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元策宣州都將王幹各
率部留軍澱水破賊二千餘人兵罷加御史大夫元和
初拜河陽節度檢校尚書五年拜右僕射昭義節度入

為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俄拜左金吾大將軍復除統軍元和九年卒贈揚州大都督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祖不器父居貞皆有名於時李承昭為昭義節度辟昌在幕府貞元七年為虔州刺史屬安南都護為夷獠所逐拜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十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檢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拜國子祭酒及泰為首領所逐德宗詔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復命為都護南人相

賀憲宗即位加檢校工部尚書尋轉戶部尚書充嶺南節度元和三年遷鎮荆南徵為太子賓客及得見拜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歲餘讓卿守本官六年除華州刺史辭於麟德殿時年八十餘趨拜輕捷召對詳明上退而歎異宣宰臣密訪其頤養之道以奏焉在郡三年入為太子少保九年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成史臣曰高崇文以律貞師勤於軍政戎麾指蜀遠立奇功可謂近朝之良將也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閻

巨源孟元陽趙昌等各立功立事亦一時之名臣王鏐
明可照姦忠能奉主此乃垂名於後也至若竹頭木屑
曾無棄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則又士君子之為也如
賤收貴出務積珠金唯利是求多財為累則與夫清白
遺子孫者遠矣凡百在位得不鑑之

贊曰崇文之功顯於西蜀伊慎之忠見平南服朱劉范
閻各有其目元陽趙昌不無遺躅惟彼太原戰勲可錄
累在多財子孫不祿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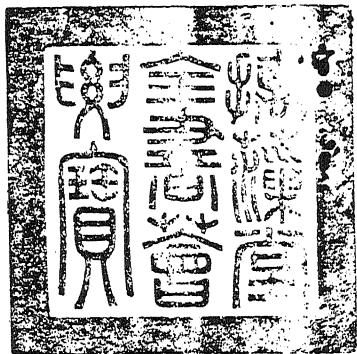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五十第三頁前四行又以哥舒曜聲
近刊本曜訛翰據上文改

第八頁前八行是時所司度人用籠花案度人二
字疑有訛

第九頁前五行王昭儀生郊王經案新書作張昭
訓生經疑新書別有據

卷一百五十一第三頁後三行支度營田刊本支
度訛度支據本書職官志改

第七頁前六行入朝拜右僕射刊本脫朝字今增
第十三頁後一行鐫輯綏訓練刊本輯訛緝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蔣維璽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

馬璘 郝廷玉 王栖霞子茂元

劉昌子士涇 李景畧 張萬福

高固 郝玘 段佐

史敬奉 野詩良輔附

馬璘扶風人也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
兵曹叅軍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
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歎曰豈
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杖劍從戎自効於安西
以前後奇功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至德初王室
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鳳翔肅宗奇之委以
東討殄寇陝郊破賊河陽皆立殊効嘗從李光弼攻賊
洛陽史朝義自領精卒拒王師于北邙營壘如山旌甲

耀日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四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蕃賊寇邊詔璘赴援河西廣德初僕固懷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璘即日自河右轉鬪戎虜間至于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俘斬數千計血流于野由是雄

名益振代宗還宮召見慰勞之授兼御史中丞永泰初
拜四鎮行營節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
俄遷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旋加檢校工部尚書以犬戎浸驕歲犯邊境涇州最鄰
戎虜乃詔璘移鎮涇州兼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涇
原節度涇州刺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如故復以鄭
滑二州隸之璘詞氣慷慨以破虜為己任既至涇州分
建營堡繕完戰守之具頻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來獻

前後破吐蕃約三萬餘衆在涇州令寬而肅人皆樂為
之用鎮守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不敢
犯加檢校右僕射上甚重之遷檢校左僕射知省事詔
宰臣百寮於尚書省送上進封扶風郡王璘雖生於士
族少無學術忠而能勇武幹絕倫艱難之中頗立忠節
中興之猛將也年五十六大曆十二年卒德宗悼之廢
朝贈司徒璘久將邊軍屬西蕃寇擾國家倚為屏翰前
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為

宏侈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
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廐矣及安史大亂之
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
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
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
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
事及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
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

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

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鬪事太尉李光弼為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倚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為勦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為我決勝而還辭曰廷

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
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
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
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
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出騎
衝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於河壩廷玉擒賊將
徐璜玉而還繇是賊解中渾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
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

徐州光弼薨代宗用為神策將軍永泰初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玉與馬璘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密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

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
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
軍容見賞王縉為河南副元帥詔以廷玉為其都知兵
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歷八年卒追錄舊勲贈工部尚
書

王栖霞濮州濮陽人也初遊鄉學天寶末安祿山叛尚
衡起義兵討之以栖霞為牙將下兗鄆諸縣軍威稍振
進為衙前總管初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霞攻之超然

乘城號令栖霞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
曹州及衡居節制授右威衛將軍先鋒遊弈使隨衡入
朝授試金吾衛將軍上元元年王璵為浙東節度使奏
為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台州連結郡縣
積衆二十萬盡有浙東之地御史中丞袁倓東討奏栖霞
曜與李長為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
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兵荒詔內常
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

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弈近郊為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曜叛于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俾栖曜將兵四千為河南掎角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

去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鄜坊丹延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子茂元茂元幼有勇畧從父征伐知名元和中為右神策將軍太和中檢校工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懷蠻落頗立政能南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計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以是授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使會昌中為河陽節度使是時河北諸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
卷一百三十二
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也出自行間少學騎射及安
祿山反昌始從河南節度張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
毅及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
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
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以屑
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眾以為危昌請
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眾畏服

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光弼卒宰臣王縉令歸宋州為牙門將轉太僕卿兼許州別駕李靈曜據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曾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曜遂翦靈曜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殺昌昌潛遁及劉玄佐為刺史乃復其職又轉太常卿兼華州別駕玄佐尋為宋亳潁宣武

軍節度使昌自下軍為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師收考
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加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
中丞明年立佐圍濮州昌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
州立佐遣將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
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希烈
率五萬衆陣于城下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
解甲胄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圍攻陳州刺史李
公廉計窮昌從劉立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

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檢校左散騎常侍隨立佐收汴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實封通前二百戶丁母憂起復加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國夫人貞元三年立佐朝京師上因以宣武士衆八千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却沮事昌繼斬三百人遂行尋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授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躬率士

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名聞闕下復築連雲堡受詔城
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
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
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遂以保寧邊鄙加檢校右僕射
昌初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
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剋責遣
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內造衣服數百襲令
昌收其骸骨分為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槨衣

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
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
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
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強
本節用軍儲豐羨及嬰疾約以是日赴京求鑿未發而
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子士涇士涇德宗朝尚
主官至少列十餘年家富於財結託中貴交通權倖憲
宗朝遷太府卿制下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言士

涇不合居九卿辭語激切憲宗謂弘景曰士涇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宜下弘景奉詔士涇善胡琴多遊權倖之門以此為之助時論鄙之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也大父楷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畧以門蔭補幽府功曹大厯末寓居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畧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

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
司直遷監察御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畧時
說懷光請復官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
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
私家尋為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
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
國豐乃其通道前為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
坐時迴紇遣梅錄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畧欲以

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畧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壠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此迴紇使至景畧皆拜之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徵為左羽林將軍對于延英殿奏對衍衍有大臣風采時河東李說有疾詔以景畧為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時方鎮節度使少

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馬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屬景畧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畧悉加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為內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畧在邊時事上方軫

慮文場在旁言景畧堪為邊任乃以景畧為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畧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廩儲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畧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盡景畧之能貞元二十年卒於鎮年五十五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

佐萬福以父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為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馳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計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之尋真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為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

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圖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面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了許杲事方當大用卿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

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
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
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
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
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賴之不
足過賞請用三之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
十雙久之詔以本鎮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
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皆願得萬福為帥監軍

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帶利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奏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

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饗之又使人於汴口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為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閣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見此盛事閣前徧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

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

十餘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遇德

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

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

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由是為人所稱

高固高祖侶永徽中為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

之功官至安東都護事具前錄固生微賤為叔父所賣

展轉為渾瑊家奴號曰黃苓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

讀左氏春秋城大愛之養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少隨城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猶在城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兵亂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懷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漢懷光發跡邠寧至是使留後張昕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乃伺便突入張昕帳中斬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

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請固為帥德宗念固功因授檢校工部尚書順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為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者涇原之戍將也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庭玼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涇原深然其策

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詔
玘爲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玘出自行
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剝剔而歸其
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玘者賞
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玘名以怖之十三年檢校
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
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綱紀欲
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段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陽王子儀為牙將從征邊朔績効居多貞元末為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亦為西蕃畏憚累至檢校工部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為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十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

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
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
衆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
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
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
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
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
將郝玘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旣與吐

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
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史臣曰自盜起中原河隴陷虜犬戎作梗屢犯郊畿謀
臣運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
奮命欲吞虜于胸中郝史驍雄斬將搴旗將申威于塞
外而竟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俾十九郡生民竟淪
左衽僅能自保功何取焉雖運使時然亦將畧有所未
至栖曜萬福之節槩景畧之負氣壯哉

贊曰馬劉史郝氣雄邊朔力扞獯虜終慙衛霍萬福義
勇景畧氣豪為人所忌慷慨徒勞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五千六十九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

姚南仲

劉迺

子伯芻 孫寬夫
端夫曾孫允章附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誠

子廷老 廷老子
保遜保遜子昭緯

盧坦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書歷
高陵昭應萬年三縣尉遷右拾遺轉右補闕大曆十三

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為陵
墓冀朝夕臨望於目前南仲上疏諫曰伏聞貞懿皇后
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
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為非所宜也謹具
疏陳論伏願暫留天睠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
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陵
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
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丘原遠郊郭今則西

臨宮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宮
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
示之兆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
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
蓋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
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心其何歡
乎又暇日起歌動鐘于內此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以
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宸久俟

著龜始諡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返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遙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疏

奏帝甚嘉之賜緋魚袋特加五品階宣付史館與宰相
常袞善袞貶官南仲坐出為海鹽縣令浙江東西道觀
察使韓滉辟為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充支使
尋徵還歷左司兵部員外轉郎中遷御史中丞給事中
同州刺史陝虢觀察使貞元十五年代李復為鄭滑節
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為盈珍讒毀德
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
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

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闕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豐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書右僕射貞

元十九年七月終于位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曰貞
劉迺字永夷洛州廣平人高祖武幹武德初拜侍中即
中書侍郎林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胸山丞以迺貴贈
民部郎中迺少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及長文
章清雅為當時推重天寶中舉進士尋丁父艱居喪以
孝聞既終制從調選曹迺常以文部選才未為盡善遂
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
惠巍巍唐虞舉以為難今文部既始之以掄材終之

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為重任昔在禹稷臯陶之衆
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
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遲速
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語有定規為體亦
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為鼎為鑪不可得也故曰
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為賢
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文公尼父登之於銓廷
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

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
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誠希聲也
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猶不悲夫執事
慮過龜策文合雅誥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
能先資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
則龐鴻深沉之事亦可以窺其門戶矣其載補剡縣尉
改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殷日用奏為判官宣慰使李季
卿又以表薦連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

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民部郎中並充浙西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任之大厯十二年元載既誅以迺久在職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數日擢為給事中尋遷權知兵部侍郎及楊炎盧杞為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其

冬涇師作亂駕幸奉天迺卧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
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偽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託
瘖疾灸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乃歎息曰鎮亦嘗
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
穢賢哲乎歔歔而退及聞輿駕再幸梁州迺自投於牀
搏膺呼天因是危懼絕食數日而卒時年六十德宗還
京聞迺之忠烈追贈禮部尚書子伯芻伯芻字素芝登
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為從事府罷屏居吳中

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以過從友人飲噉為
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為考功員外郎裴洵善其
應對機捷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洵罷
相為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洵宿嫌不
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洵太子少傅伯芻妻洵從姨
也或讒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為虢
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為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
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芻

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子寬

夫登進士第歷諸府從事寶曆中入為監察御史嘗上
言曰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
請今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以上及保傅賓詹等官
如人少即令丞郎通攝之俄轉左補闕少列陳岵進注
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
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
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岵

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寬夫弟端夫為太常博士駁韋綬諡議知名寬夫子允章煥章允章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出為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黃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不之害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頤恕已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

使府有贊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為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旨貶韶州長史復拜為給事中貞元元年德宗復用吉州長史盧杞為饒州刺史令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鑿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爰免族戮雖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

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改命舍人草
之詔出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為政窮極兇惡三軍
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遺補陳京趙需裴
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論奏次日又上疏高又
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棄斥忠
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
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杞罪
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旋復

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上謂曰
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復奏曰盧杞姦臣常懷詭詐非
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
且赦文至優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作牧是一州
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叅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令採
聽於衆若億兆之人異臣之言臣當萬死於是諫官爭
論於上前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
乎曰可矣遂追饒州制翌日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

深理切當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奏袁高所奏至當高是陛下良臣望加優異貞元二年上以關輔祿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待諸道觀察使各選揀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尋卒於官年六十中外歎惜

憲宗朝宰臣李吉甫嘗言高之忠鯁詔贈禮部尚書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民部尚書段達六代孫也登進士第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為掌書記復移鎮華州滑州仍為從事入朝為監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

郎官各一人發廩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陳歸當奉使
因辭得對乃入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
以歸在側不言及奏事畢退平仲獨不退欲有奏啓上
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
言因誤稱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蒼黃又誤趨御障後
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後
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中
元和初遷諫議大夫內官吐突承瓘為招討使征鎮州

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抗疏論列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直轉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詞致瀏亮為時所稱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劉闢郵傳多事上特令中官為館驛使存誠密表論奏以為有傷公體會諫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殿中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均作相

用為起居郎轉司勳員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
改兵部郎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
為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儋與
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勅繼至存
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史中
丞僧鑒虛者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為
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頓杜黃裳家私事發連逮鑒虛下
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

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奏曰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名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鑒虛竟答死洪州監軍高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令付仗內鞠問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思存誠前劾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為御史

中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
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即確乎不拔士友以是
稱重之子廷老廷老謹正有父風而性通銳寶厯中為
右拾遺敬宗荒恣宮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
黃白金薄十萬番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臣伏見近
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
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對曰近日宮
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

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
但見運瓦木絕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
奏已知尋加史館修撰時李逢吉秉權惡廷老言太切
直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
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又
論逢吉黨人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列逢吉大怒廷
老告滿十旬逢吉乃出廷老為臨晉縣令文宗即位入
為殿中侍御史大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與同職

李讓夷相善廷老之入內署讓夷薦摯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檢操終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悅五年罷職守本官讓夷亦坐廷老罷職守職方員外郎廷老尋拜刑部員外郎轉郎中遷給事中開成三年卒廷老當官舉職不求虛譽侃侃於公卿之間甚有正人風望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登進士第位亦至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為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為崔胤所惡出為磧州刺史卒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其先自范陽徙焉父巒贈鄭
州刺史坦嘗為義成軍判官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
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入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軍中
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收之及復卒坦護喪歸東都後
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
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戶人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
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累遷
至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司請毀

錡祖父廟墓坦常為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灑掃及武元衡為宰相以坦為中丞李元素為大夫命坦分司東都未幾歸臺裴均為僕射在班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旬月出為宣歙池觀察使三年入為刑部侍郎鹽鐵轉運

使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為河徙浸
毀宰相李吉甫請移兵於天德故城坦與李絳叶議以
為西城張仁愿所築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
美水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
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僻
處确瘠其北枕山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之
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
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議同事既不行未幾出為劔南

東川節度使在鎮累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料以助軍
行營人多非之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贈禮部
尚書

史臣曰古之諍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
操亦難矣哉袁高之執盧杞存誠之戮鑒虛有古人之
遺風焉平仲觸鱗之氣糾其謬歟文洽奪章以攄府憤
永夷絕食不飲盜泉節義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盧坦
西城之議量之深也如數子道為時無君子乃是厚誣

贊曰靈草指佞諫臣匡失惟袁與薛人中屈軼寬夫雀
躍廷老鴻軒姚盧啓奏君子之言

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謹案卷一百五十二第四頁後六行七行廷玉擒
賊將徐璜玉而還刊本璜下脫玉字據本書李
光弼傳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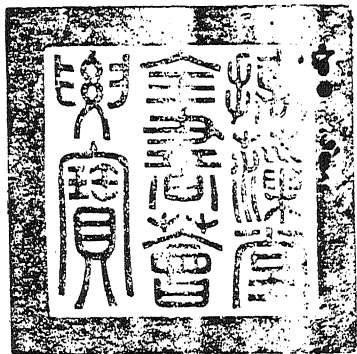
第六頁前五行盡有浙東之地刊本東訛江據新
書王栖霞傳改

卷一百五十三第四頁前七行知人則哲能官人
則惠案尚書則惠上有安民二字此蓋節引尚
書而失其讀

第四頁前八行今文部刊本文上行夫字據新書

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蔣維墜